



网开一面

AI造星  
阿蒙

自从有了AI(人工智能)生成技术,就很少听人提及PS(图像处理软件 Adobe Photoshop 的缩写)修图了。最开始,人们把肖像用软件“修”成“非人”的完美样貌;后来,人们又被这些海量的精修图裹挟,慢慢适应和追逐“技术时代的新美学标准”;到如今,AI生成的人物形象能轻松“以假乱真”,精修图对公众视觉审美的引导效应可谓功不可没。

看惯了社交平台上一张张精致脸蛋、一帧帧完美身材的网友,会顺畅接受AI生成的虚拟美人出现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场景中,丝毫不会感到违和、产生质疑。近期,在世界各地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的“看台美女”,正是凭此在网络世界里混得风生水起。这些由AI制造的虚拟数字形象可以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,即便在身份被揭穿后,网友们关注的也仍然是“她为什么没有六根手指”,而不是“这张脸太不像真实的人”了。

如果说PS修图奠定了网友对虚拟想象的“审美积累”,那么网络资讯数据则正在代替传统的记事功能,而AI同样瞄准了这样的契机,通过海量虚假信息“血洗”互联网,制造出了本不存在的“集体记忆”。有网友通过AI生成技术,虚构了某老牌偶像组合“第十三位成员 King”的形象、经历和所有相关图文视频资料。不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网友则纷纷发布信息,进一步丰富和“佐证”King的人生故事。这种AI造星,乃至进一步造梗的热潮,已经在互联网留下痕迹,或许未来还会误导不少不知情的网友,为King那些“人生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”的故事,掬一把同情泪。

AI造星,有了热度、留下痕迹,就算成功吗?纵观虚拟明星的发展历程,没有哪个虚拟明星能一路长红,没有哪段互联网信息碎片能永久传播,但技术竞争的少数赢家会有更强的统治力和更长的生命力。事实上,AI造出来的真正明星,从来不是一两个虚拟人形象、一两段网络爆梗,而是那些具备卓越创造力、拥有强大数据调取能力的AI本身。

●读画记

菖蒲青青泉石间

瑶华

艾草扎在一起挂在门上,旨在驱邪。菖蒲形状像剑,艾草叶片如旗,合称“蒲剑艾旗”。清代北京过端午时,习惯将挂在门上的菖蒲扎为龙形,艾草扎为虎形,叫“蒲龙艾虎”。农历五月也因端午节和菖蒲的密切关联,得名“蒲月”。

菖蒲是天南星科菖蒲属植物,分布广泛,主要生长在水边湿地。观赏花卉“唐菖蒲”虽然以菖蒲为名,其实是鸢尾科植物。菖蒲在古人心目中有着神奇的辟邪祛病功效,并与诸多神仙传说关联起来。汉代《春秋运斗枢》曰:“玉衡星散为菖蒲,远雅颂,著倡优,则玉衡不明,菖蒲冠环。”东汉《风俗通义》称:“菖蒲开花,人得食之长年。”晋代葛洪《神仙传》记载,汉武帝登嵩山时遇见仙人,对他说:“吾九疑之神也。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,可以服之长生,故来采耳。”随即消失不见。汉武帝为了延年益寿,也开始服用菖蒲,但坚持了没几年就放弃了。《南方草木状》载:“番禺东有涧,涧中生菖蒲,皆一寸九节,安期生采服仙去,但留玉舄焉。”古诗中常以服食菖蒲指代求仙问道,如唐代张籍有诗:“石上生菖蒲,一寸十二节。仙人劝我食,令我头青面如雪。”北宋苏辙却对此诗反其意而作:“一人得饱满,余人皆不悦。已矣勿复言,人人好颜色。”

除了虚无缥缈的成仙故事,菖蒲在现实中可以起到指示物候、提醒农时的作用,《吕氏春秋》载:“冬至后五旬七日,菖始生。菖者,百草之先生者也,于是始耕。”春季菖蒲初生,官府便需督促农民及时耕种,称为“瞻蒲劝穡”。古人还曾将菖蒲根腌制做菜,得名“菖蒲菹”,相传周文王爱吃此物,孔子为表倾慕,也格外嗜好。

常见的菖蒲属植物有两种,一种是长在淤泥中的菖蒲,又名水菖蒲,叶片扁平宽长,中间有一道明显的竖棱,形如宝剑,故有“水剑”之称,揉碎后有辛辣气味。另一种是长在水旁石缝中的金钱蒲,又名石菖蒲,植株较矮,叶片窄小,可以种在花盆里观赏。石菖蒲的香味比水菖蒲更浓郁,如果用手触摸,染上的香气长期不散,别名“香节”。古人认为石菖蒲的香气能够使人耳聪目明,适合摆在书斋案头,《遵生八笺》曰:“蒲石之供,夜则可收灯烟,晓取垂露润眼,此为至清具也。”

明代沈贞绘有《菖蒲图》,以极简水墨描绘了在奇峭怪石上生长的数茎菖蒲——叶片虽纤细,却形态挺劲,意境清新。画上题谢枋得《菖蒲歌》,点明画作的主旨:“异根不带尘埃气,孤操爱结泉石盟……人间千花万卉尽荣艳,未必敢与此草争高名。”

一道矮墙,将小院与外界隔开,自成一方天地。院外是草木葱茏的逝水流年,院内是家人厮守的幸福时光。

小院天地

胡海燕

晨光熹微,公鸡洪亮的啼叫唤醒了红日,也唤醒了小院。院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了,主人边扣着衣服边踱出小院。阳光斜斜地照进小院,给院子洒满金色。母鸡们踱着方步,抖擻羽毛,跟在主人身后,不紧不慢地出门觅食。晨光中,勤劳的女主人洒扫庭院,生火做饭。炊烟在晨风中曼舞。葡萄满架。

夏日傍晚,在小院里纳凉最是惬意。夕阳下山,暑热褪去,凉风习习,孩子躺在小凉床上,看星星慢慢浮现,看蝙蝠低低地飞。奶奶唱着古老的歌谣:“蝙蝠蝙蝠早来,给你一双草鞋。蝙蝠蝙蝠迟来,给你一双皮鞋。”至今仍替早来的蝙蝠鸣不平:为什么迟来的反而能穿到皮鞋呢?

晚上在小院吃饭是全庄人的习惯。在院子里最凉快的风口摆上小矮桌,把饭盛到桌上。自家烙的喷香的麦饼,草锅熬的解暑山芋干绿豆汤,菜园里现摘条黄瓜凉拌,一碟小葱豆腐,一盘爽脆的萝卜干,全家人边吃边说着闲话。凉爽的风从院墙外吹来,连蚊子也站不住脚。

洗涮后,躺在小院里的凉床上,看银河浩瀚,听风过树梢。蟋蟀在墙角振翅,鸡鸭被蚊虫叮得抖腿。孩子开始数星星,从小到大没数清过。母亲

摇着扇子讲故事,故事里牛郎织女银河相会,张果老倒骑毛驴……风细夜静,孩子在凉床上睡着了,被抱进屋也不知道。高远的夜空,星星更加明亮。

冬日在院子晒太阳最幸福。无风的中午,躺在大晒台上,闭着眼,能看到太阳红红的光影。瓦蓝瓦蓝的天空,有几片白云悠悠飘过,太阳暖暖的,柔柔的。院外树梢上,喜鹊也在晒太阳。

偶尔下场大雪,大人扫雪,孩子们在院子里堆雪人,几天都不化。

秋天,小院里五彩斑斓,是秋的展台:黄澄澄的玉米带着穗儿;胀鼓鼓的黄豆一踩就炸开,滚出圆圆的豆粒儿;白胖的花生带着新鲜的泥土,任你吃个饱。架上的葡萄熟了,紫红中带着白霜,柿子也红了,像村姑害羞的脸。

院墙的墙头都不高,站在院里能看到院外人的头顶。

院子不挡人,也没什么要防。

当我们抱怨自己视力下降、颈椎酸痛、专注力涣散的时候,一段顺口溜式的吐槽正在互联网上疯狂传播:“眼睛瞎在手机上,手也粘在手机上,脑子用在手机上,颈椎疼在手机上……”这里的“眼睛瞎在手机上”,当然

不是医学意义上的完全失明,而是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做了具象化的网络修辞,把当代人对智能手机的深度依赖,描绘成一场“主动选择的失明”。这个梗成为年轻人集体自嘲的浓缩符号。

鸡妈妈见小鸡们渐渐长大,便不再让它们整日跟在自己身边,而是鼓励它们学习独立生活。

一天,鸡妈妈看见家门口堆着一堆沙子,瞬间来了兴致,一头扎进沙堆里,又是刨坑,又是翻滚,享受沙浴的乐趣。小公鸡路过,看到妈妈的举动,急忙跑过去,皱着眉头说:“妈妈,这样做很不卫生!”鸡妈妈听了,立刻从沙堆中走出来,微笑着对小公鸡说:“你说得对,妈妈谢谢你提醒。”边说边抖落身上的沙子。

小公鸡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这时,一直在旁观察的鸡爸爸走过来,不解地问:“你在沙里翻滚,明明是为了清除身上和翅膀上的鸡虱、羽虫,为什么不明说,反而还要谢谢它?”

鸡妈妈笑道:“我一直教育孩子们要注意卫生,它现在能勇敢地指出我的‘错误’,这份热情和勇气,我需要好好保护和鼓励。等它长大了,自然会理解沙浴的意义,也会懂得我的良苦用心。”

鸡爸爸听了,连连点头。尊重孩子的意见,呵护他们的勇气与热情,是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

西庄沈自吉

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曾有众多别名,“菖蒲节”就是其中之一。宋人过端午时,习惯饮用菖蒲叶浸酿制成的“菖蒲酒”,以期驱除疾病。欧阳修在词中咏道:“正是浴兰时节动,菖蒲酒美清尊共。”后来,端午节食用菖蒲的习俗逐渐淡化,更多时候是将它和

认错

桂剑雄